

向美國黑人宣傳對日抗戰

劉良模在《匹茲堡信使報》的
〈中國觀點〉專欄，1942-1945 年*

劉曉鵬**

收稿日期：2017 年 5 月 3 日

接受日期：2017 年 9 月 1 日

* DOI:10.6164/JNDS.201712_17(1).0004。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E-mail: hpliu@nccu.edu.tw。

摘 要

學者一般認為 1942-1945 年間《匹茲堡信使報》的〈中國觀點〉專欄有助於美國黑人與戰時中國友好，專欄的結束表示美國黑人對國民政府忽略有色人種感到失望。本文首先回顧美國黑人與華人的關係，認為雖然雙方都追求與白人關係的平等，但黑人不關心華人，甚至支持日本侵華，而華人也模仿白人歧視黑人。他們彼此關係實際上很陌生，共同利益在珍珠港事變後才出現。

其次以該專欄作家劉良模的政治背景為基礎，認為專欄所詮釋的抗戰，事實上反映作家自己對共產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信仰。他從各種角度宣傳的中國人與黑人友誼，乃為了滿足自己的政治需求，因此扭曲國民黨對有色人種的態度。黑人讀者因而無法了解真實的中國，高估中國對有色人種的關注，進而加重對國民政府的不滿。

關鍵詞：對日抗戰、有色人種、種族歧視、劉良模、宋美齡、蔣介石

壹、前言

自由民主常被認為是美國建國基礎，因此中華民國在抗戰時期，無論國共兩黨或僑界都時常運用這個價值為宣傳符號，爭取美國支持中國抗戰。但美國由不同的族群所組成，各族群對人權價值的感受也不同。其中黑人從建國前就被奴役與歧視，¹ 是立國價值的反諷，更因此常成為外敵策反的對象。早期抗英戰爭中，英軍以解放為誘因，使大批黑奴逃往英軍，甚至領軍攻華府（Taylor, 2014: 145-388）。半世紀前的韓戰與越戰，共軍也常以有色人種的身份，提醒美國黑人士兵同受白人壓迫的經驗。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也有針對美國黑人的宣傳，在廣播中特別重視黑人事務。不僅特准黑人戰俘向國內的親人報平安，也批判白人對黑人的歧視，誓言日軍獲勝將帶來種族平等（Break and Pavia, 1994: 671-684；Dower, 1987: 206-207；Masaharu and Kushne, 1999: 5-26；Padover, 1943: 191-204）。

抗戰宣傳針對的美國政軍菁英與大眾，多為白人主流，故突顯自由民主等人權符號，但是黑人的菁英與群眾對民主與自由的感受和白人大不相同。因此，回顧黑人重視的種族歧視問題如何與中國的戰爭需求相聯結，不僅能補充中華民國的抗戰史，也有助理解關心他國少數民族權益是如何產生的。

¹ 當今常用的「非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s）一詞早期並未普及，名詞演變請參考 Martin (1991, 83-107)。為符合史實與本文論點，一律使用「美國黑人」（Black Americans）。

貳、文獻回顧

一、中國宣傳與黑人人權

對中國抗戰時的對美宣傳的研究中多強調政府的角色。若以官方人物為核心，有分析如胡適、宋美齡等出使或訪問對中美關係的影響。若以組織為重點，則有分析政府策略的變遷、宣傳部門與美國新聞界的互動及在美國的文宣工作，而隨著中共爭取抗戰時的角色，部份作品也強調當時的延安如何爭取美國新聞界（Heiferman, 2011: 21-33；Egan and Chou, 2009: 295-320；Mackinnon and Friesen, 1987: 79-181；張威，2008：33-41；劉非，2014：71-73）。整體而言，國共兩黨抗戰時期都重視對美宣傳。前者強調民主自由受到日本威脅，以求美國增加對重慶援助。中共也強調民主自由，因有助改變美國對共產黨負面態度，增加美國對國民黨的反感。

英文作品也有不少討論美國人如何在美國為中國宣傳，進而影響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與援助，其中較著名的有作家兼《亞洲雜誌》（Asia）總編輯賽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與《時代雜誌》（Time）創辦人 Henry Luce（1898-1967）。他們的演講、文字與影像宣傳使得美國對中國的印象獲得普遍提升（Leong, 2005: 12-36；Lye, 2004: 204-254；Neils, 1990: 1-13；Perlmutter, 2007: 12-31）。不過，細讀這些作品，中國方面爭取的美國人士，或為中國喉舌的美國的菁英都是白人，少有對當時美國最大的少數族群－黑人－的視角。

黑人出現在中美關係，往往是集中於當代的人權議題。如美國對中國的人權狀況常有批評，而北京的反駁中往往批判黑人在美國社會遭受歧視（Weatherley, 2013: 196）。藉黑人宣傳美國缺乏人權在歷史上並不陌生，冷戰時中美敵對，和許多美國外敵相同，北京積極支持美國黑人人權。毛澤東在 1963 年成為全球首位公開支持美國黑人反抗

的國家領袖，使美國黑人出現眾多毛澤東的追隨者。部份黑人甚至前往中國，擔任中國反美的「宣傳武器」(propaganda weapon)，爲了對抗，美國政府製作的「宣傳要領」(propaganda guidance)中也指出北京並非有色人種領袖，批評其壓迫亞洲鄰邦（如印度）等非白人(non-white)族群(Brazinsky, 2017: 150-155)。

早年中美雖曾互相以膚色問題加以攻擊，但共產中國在這方面顯然更加努力。在國內，不少黑人反抗作品成爲必讀物，使美國學者在1970年代訪問中國時，十分訝異民眾熟悉黑人事務(Frazier, 2014: 209-212)。當時中國將同受壓迫黑人視爲革命伙伴，因此「黑人兄弟」說普及。不過，1970年代後美中關係逐漸升，革命熱情消失的同時，中國關切黑人的程度也開始降低。

1970年代起，部份黑人已覺得遭到中國「可恥的背叛」(shameful betrayal)(Frazier, 2014: 206-208)，而1980年代後因改革開放，西方白人象徵的富裕成爲中國目標，而黑膚色不但失去革命意義，也因象徵貧窮落後成爲排斥對象，甚至在中國社會形成針對性的歧視與暴力(Sullivan, 1994: 438-457)，黑人人權在中國的宣傳與現實上明顯出現不同的意義。

宣傳雖然是「有組織的說服」(organized persuasion)(DeVito, 1986: 239)，但在現實的政治或戰爭環境中往往成爲負面的詞彙，甚至是謊言的代名詞(Marlin, 1989: 47)。宣傳研究先驅 Harold Lasswell指出，宣傳是「藉著操作明顯的符號以控制大眾意見」(Lasswell, 1927: 627)，而其中的符號可以是演說、文字、圖像或音樂等形式，以加強盟友的友誼、扭轉敵對態度、爭取中立者的合作與動員對敵人的仇恨(Lasswell, 1994: 13-15)。學界一般將政治宣傳的手段歸納爲以下七種(Powell and Cowart, 2012: 69-70)：

1. 辱罵 (Name-calling)：將對手貼上標籤，使聽眾對其產生負面情緒。

2. 裝飾 (Glittering generality)：將美善的措詞與支持的對象聯結，例如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這些詞彙難以反對但十分抽象。
3. 移轉 (Transfer)：將某一事物所具備的權威轉移到另一事物上，使兩者產生聯想，更容易被接受。
4. 佐證 (Testimonial)：透過名人背書，提高可信度。
5. 親民 (Plain Folks)：製造親民身段拉近距離。
6. 堆砌 (Card Stacking)：用片面資訊去美化或醜化某一事物。
7. 樂隊花車 (Bandwagon)：基於人們跟隨群眾、害怕孤立的心理，試圖讓聽眾相信自己代表主流，號召其他人跳上主流「花車」。

官方或民間單位皆可進行宣傳。就國際宣傳而言，K. J. Holsti 將其視為外交政策的工具，透過語言、文字或符號影響外國人民或特定種族、階級的態度與行為 (Holsti, 1983: 192-295)。Nicholas O'Shaughnessy 則從解構的角度指出，宣傳是因敵意而出現的社會建構 (O'Shaughnessy, 2005: 7)。就敵意與跨國宣傳建構而言，Christina Klein 就以《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 等雜誌為例，認為冷戰時期美國對亞洲的宣傳顯示出美國更關心自己，從本身去想像亞洲，因而創造出與亞洲人和諧相處的形象 (Klein, 2003: 9-12)。

關心自己的需求不但可解釋美國對亞洲的宣傳，也可以用來回顧中國對黑人權利關切的程度。中國在冷戰前並沒有太多關心黑人的紀錄。清末急於自強，進口的西學中包涵社會達爾文主義，使許多知識份子模仿白人，包括嚴復在內的主要知識份子都把黑人視為人類最低階 (Dikotter, 1992: 77-78)。康有為在《大同書》中就期望透過通婚與移居使「黃種之人，皆漸為白色」，他雖然希望用他的方法「黑人亦可盡為白人」，但若實在難以進化，則「醫者引其斷嗣之藥，以絕其種」務使「區區黑人之惡種者，誠不必使亂我美種而致退化」(康有為著、鄺柏林選注，1994：137-144)。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實際看過美國黑

人後也認為「白人競爭力終非黑人所能敵」、「工商業之生產力更非黑人所能任」，也斷言「彼奴性終古不改」。整體而言，對黑人的歧視展現知識份子與白人並駕齊驅的盼望，及對中國地位的擔憂，故有「不適之種，未有不滅，此豈獨黑人哉」的警語（梁啟超，1936：52；宋德華，1995：83）。

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份子藉黑人反映對國家民族的擔憂，在美國的華商也利用黑人尋求與白人平等。19 世紀末美國招募的華工，與剛解放的黑人形成競爭關係，許多華人因而轉商。學者在有嚴格種族界線的密西西比州發現，從事雜貨買賣的中國人藉膚色之便在黑白人間經商，也與黑人通婚。但數十年後經濟條件改善，就嚮往白人生活，開始驅逐與黑人通婚的家庭，模仿白人上教會，以獲白人社區認同（Loewen, 1971: 32-134）。

美國種族環境下，華人為利己決定與黑人關係並不特別，長期被歧視的黑人亦如此。黑人菁英與媒體模仿白人，也常在媒體上批評華人難以融入美國社會，但另一方面也聲援華人，表達對「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厭惡。為華人爭平等的背後，真正的意義是若白人給予中國人平權，就更無理由拒絕融入美國更久，又信仰基督教的黑人們提出平權要求（Jun, 2006: 1047-1066）。

回顧中國與美國黑人的關係建構，雖然雙方時常出現追求白人平等相待的共同目標，但彼此關係實際上像陌生人，缺乏實質聯繫。

缺乏聯繫卻時常出現共同的人權追求，其解釋就如 Upendra Baxi 所分析，「追求公義世界的地方性渴望，詮釋成國際語言後，就成了人權」（Baxi, 2002: 101）。因此，就人權與宣傳的建構而言，美國黑人對平等的渴望必須符合中國宣傳者的需求，才能被詮釋為共同追求的目標，這也是宣傳與現實出現起伏的最大原因。

二、美國黑人眼中的中國抗戰

(一) 珍珠港事變前

黑人會利用美國華人爭取平權，也會尋找其他支持，其中一個主要的對象是蘇聯。蘇聯建政後曾試圖與美國黑人建立關係，然而由於美國共產黨多為白人，加上美國政府打壓，使共產主義影響力有限，但共產主義的平等理念已造成吸引力（Roman, 2012: 25-124；Baldwin, 2002: 1-24；Howard, 2013；Painter, 1979: 53-126）。美國著名的黑人民權律師 William Patterson，就是蔣經國在莫斯科東方大學（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the East）的同學（Makalani, 2014: 2）。

雖然蘇聯是反殖的象徵，但全球膚色意義上黑人更關心同受壓迫的亞非有色人種，特別是印度人在感情上被黑人學者視為共同擁有一個的「黑人母親」（Black Mother）（Weinbaum, 2004: 208-209），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的非暴力哲學也引起許多黑人領袖關注，甚至可能影響 1960 年代的民權運動的和平路線（Kapur, 1992: 11-24；Plummer, 1996: 89-93）。

關心弱者外，黑人更期待強者。日本十九世紀末以來地位上升，證明有色人種不遜白人，更因日本曾在巴黎和會力爭種族平等卻遭白人大國封殺（Lauren, 1988: 90-99），使許多黑人更將日本視為有色人種的模範。著名黑人領袖 Brooker T Washington (1856-1915) 指出，日本興起是「有色人種的夢想」（a colored man's dream）（Kearney, 1998: 9）。對日本的好感使許多黑人容忍日本帝國主義傾向，尤其是侵略中國的事務。Ernest Allen 指出，1895 年日本擊敗中國後開始強調「亞洲人的亞洲」（Asia for the Asiatics），而幾乎同時黑人就出現「非洲人的非洲」（Africa for the African）的口號，兩者絕非巧合，也可以看出中國並未得到黑人同情（Allen, 1994: 43；Legum, 1962: 22）。Gerald Horne 也認為：「許多黑人就是看高日本與日本人，對中國與中國人評價就是相

對低。」(Horne, 2005: 111)

著名黑人學者 W.E.B. Du Bois 曾於冷戰時期發表許多親北京言論，當今是中國與黑人友好的象徵，但早年是支持日本侵華的代表。他認為日本興起迫使白人難以剝削亞洲 (Du Bois, 1915: 707-714)，批評國民政府對白人惟命是從，是聽命的「亞洲湯姆叔叔」(Asian Uncle Toms) (Gao, 2013: 63)。他視日本侵華視為「有色人種未來之所寄」(the future of the colored people is bound up with it) (Mullen and Watson, 2005: 90)，更將滿洲國視為是日本群島自然的大陸領土 (natural mainland of the isles of Japan) (Onishi, 2013: 82-85)。到了 1939 年，他親日的程度甚至引起收受日本賄賂的懷疑，他則澄清不同情中國乃因他更厭惡白種歐美人許多劣行，而日本人最能實踐亞洲人的亞洲 (Du Bois, 1997: 188-189)。

並非所有黑人菁英都同意 W.E.B. Du Bois 以膚色和反殖看待國際政治的視角。第一位獲諾貝爾獎的黑人學者 Ralph J. Bunche 在 1936 年就批評，日本在亞洲的擴張和舊殖民主義者沒有差異，也必然造成新一輪種族衝突 (Bunche, 1936: 64)。另一黑人領袖 A. Philip Randolph 也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超過德國，且認為日本並不要亞洲人的亞洲，從對同為有色人種中國的壓迫來看，她要的是日本人的亞洲 (Gallicchio, 2000: 42)。

雖然黑人存在對日本不同的態度，Alfred Hero 引用珍珠港遭到轟炸前的調查，指出在中日衝突問題上，各項數據都顯示黑人對日本的敵意低於白人：約 33% 的黑人支持日本控制中國，高於白人的 30%。願冒開戰危險阻止日本擴張者，黑人占 25%，低於白人的 29%。黑人有 72% 支持制裁日本，低於白人的 83% (Hero, 1969: 236)。

黑白美國人對外來威脅感受不同，使美國政府也懷疑黑人忠誠，在戰爭陰影下，聯邦調查局 1939 年起開始調查黑人媒體支持日本的態度 (Simmons, 2006: 74-75)，同年局長胡佛 (John Edgar Hoover, 1895-1972)

在私函中指出，80%~90% 的黑人受日本宣傳影響（Gallicchio, 1998: 574）。

（二）珍珠港事變後出現的〈中國觀點〉專欄

早年民意調查技術與樣本有許多漏洞，但歧視環境下的確使黑人較有理由支持日本侵華。惟珍珠港事變後日本成為敵人，黑人若對日本友好會有叛國疑慮，也給白人壓制的理由。故美國盟國又是有色人種的中華民國，成為黑人新的期待。

Marc Gallicchio 指出美日開戰後，黑人對中國的態度改變，例如「有色人種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主席 Walter White 把蔣介石視為有色人種世界的領袖，稱讚中國支持印度，戰鬥力又超過英美。黑人專欄作家 Ralph Matthews 則從膚色建立親疏關係，認為日本人的膚色黃中偏白，中國人的膚色較深，接近真正的黃色。著名的律師與民權領袖 Joseph Bibb 原本將中國親近西方的行為視作軟弱的象徵，現則認為在西方的協助下中國會像日本一樣興起，於戰後在亞洲驅逐列強，促成有色人種的興起（Gallicchio, 2000: 162-164）。

這些讚美也突顯出黑人菁英基於膚色考量國際政治的缺陷。黑人對中國的友好是單方建構，珍珠港事變後才發現中國在種族問題上的潛力，並未檢討先前看不起中國的態度（Gallicchio, 1998: 585）。結果對中國的友好不但未獲回應，到 1945 年甚至發現國民政府限制黑人士兵進入雲南，對中國的歧視極為失望（Marc Gallicchio, 2000: 181-202）。而表達失望高度象徵性的做法，是「誠心反對」（sincerely opposed）種族歧視的劉良模，在《匹茲堡信使報》（Pittsburgh Courier）撰寫的〈中國觀點〉（China Speaks）專欄遭到停刊（Gallicchio, 1998: 593）。

《匹茲堡信使報》創刊於 1910 年，到 1938 年，它已有美東、美南、美北不同版本，發行量達 25 萬份，遍及各州。到了 1947 年，發

行量已達 35 萬 7 千份 (Swetnam, 1956: 357)。當時黑人人口約 1,200 萬，雖僅占美國總人口十分之一，以紐約時報發行量約 50 萬份來看，可理解何以當時被譽為最有影響力的黑人報紙 (Olson, 2001: 298; Buni, 1975: 174)。而劉良模從 1942 至 1945 年間在這個報紙上為中國發聲，故常出現在許多黑人研究中。

劉良模的研究多與左派黑人歌唱名家 Paul Robeson (1898-1976) 相關。兩人合作灌錄 Chee Lai (「起來」，即「義勇軍進行曲」) 中文唱片為抗戰宣傳，而隨此黑人協助中國宣傳的關聯，使〈中國觀點〉專欄鼓吹中國人和黑人團結亦為學者熟知 (Robinson, 2006: 267-268; Taketani, 2014: 168-169)。整體而言，Robeson Taj Frazier 雖然批評黑人對國民政府期待過高，但肯定〈中國觀點〉加強黑人對中國的了解 (Frazier, 2010: 320-321)。從專欄內容來看，Penny M. Von Eschen 認為〈中國觀點〉關切印度並反對殖民主義，符合黑人主流意見 (Von Eschen, 1997: 23)。就該專欄知名度而言，Yunxinag Gao 分析當時黑人菁英的人際脈絡，認為 W.E.B. Du Bois 熟識劉良模，且十分滿意〈中國觀點〉的反殖立場 (Gao, 2013: 64)。

由於反殖與支持黑人的立場，使〈中國觀點〉成為抗戰時美國黑人認識中國的重要管道，即使遭停刊，英文作品仍認為其內容有助雙方友好。可能因為劉良模本人幾未提及這段經歷，中文作品中尚無分析他在此管道上的角色。本文先利用中文資料，補充美國學者對劉良模的認識，繼而從英文作品的角度切入，分析他在〈中國觀點〉中的宣傳策略，除進一步了解黑人對國民政府的失望，也解釋「誠心反對」歧視黑人的意義。

參、劉良模的意識型態

劉良模英語能力奠基於美籍傳教士辦的滬江大學 (University of

Shanghai)，也在該校成為基督徒。他組織能力很強，1940 年被國民黨以共黨嫌疑逮捕，釋放後由「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派赴美國求學。有關劉良模的研究雖然很多，但包括其家人在內，多不知他赴美期間曾為黑人報紙撰寫專欄。中文著作多集中在 1940 年前為鼓舞抗日士氣組織合唱工作，與 1949 年返回中國後的貢獻，如和郭沫若、徐悲鴻、梁思成提案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更多的研究則集中在中國基督教「三自運動」(自治、自養、自傳)，因他曾用鬥爭的手段推動斷絕中國與海外教會聯繫，過程中犧牲了許多宗教人士(章華明、陳剛，2010：52-53；羅偉虹，2005：10-13；劉建平，2010：123-133)。²

三自運動的基督教領袖中，已證實李儲文是地下黨員，故級別更高的劉良模被普遍認為具相同身份，惟因宗教與政治理由難以確認。就他和共黨有紀錄的關係而言，周恩來在 1939 年就和他有來往。若根據我國調查局的史料，他在 1936 年以前就被認定是共產黨(駱耕漠，2004：162-173；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2010：440-441；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調查科，2010：98-117)。因此即使黨員身份無法證實，至少是非常親共的左派。

中文研究中有關他在美國的活動，也集中在他在 1941 年與 Paul Robeson 出版中文唱片(陳一鳴，2009：64-65；董陽，2015：24)，但為唱片作序的林語堂和宋慶齡和 Paul Robeson 的關係常被忽略。宋慶齡的部份較易解釋，她和 Paul Robeson 都是著名左派，早在 1938 年因聲援西班牙內戰而在倫敦相識(Luo, 2010: 13)。但劉良模是左派不表示只與左派交往。1950 年劉良模回顧如何和 Paul Robeson 建立關係

² 劉良模之孫劉新(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告訴筆者祖父是中共地下黨員，奉組織之命赴美，和 Paul Robeson 等黑人交往，但不知劉良模為《匹茲堡信使報》撰寫專欄。

時，稱是在紐約請「朋友」致電 Paul Robeson，而這位大明星在半小時內就趕到朋友的住所（Liu, 2006: 204-208）。³ 能請得動明星必然是 1941 年在美國就很有地位的人物，他在 1950 年不透露朋友的名字應有政治考量，再參考居住地點與專輯序言，協助他的應是反共著名的林語堂。

林語堂不只在專輯製作上扮演角色，劉良模剛到美國，林語堂就在著名的 *Asia* 上介紹他，宣稱由於劉良模領導群眾合唱歌詠激勵抗戰人心，受蔣介石指派到各前線去教軍隊唱歌，並附照片為證。可能由於林語堂放大他在國軍中的重要性，劉良模撰寫有關中國游擊隊的文章亦得以在 *Asia* 中，和另一名家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的作品並列（Lin, 1941: 71）。⁴

和傳統知識份子相同，劉良模對國家地位有期待。如 1942 年的 *Life* 雜誌上，他投書指歐洲投入反法西斯戰爭晚於中國（Liu, 1942: 6），在 1943 年的 *New York Times*，他投書請美國人勿支持排華法案（Liu, 1943: 20）。前述的 *Asia* 抗日文章中，他則用「遠東之龍」（Dragon of the Far East）形容中國（Liu, 1941: 72-73），凡此皆反映出他試圖讓美國主流社會尊敬中國。

以劉良模在中國與美國展現的意識形態來看，他除了具備民族主義，也至少是非常親共產黨的左派，但為了國家生存，亦可和意識形態不同者合作。

³ 原文出自僑報（China Daily News），1950 年 7 月 13 至 17 日分期刊登。

⁴ 許多名家都曾在 *Asia* 撰稿，包括胡適、美國的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印度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

肆、進入「雙贏運動」的中國

美國的外敵會利用黑人煽動社會，黑人也利用外敵替自己爭取權利。參戰後不久的 1942 年 1 月，《匹茲堡信使報》質疑「為什麼為當半個美國人而犧牲生命」(Why should I sacrifice my life to live half American?)，繼發動「雙贏運動」(Double Victory Campaign，簡稱 Double V)，指出除了要贏得戰爭，也要趁政府需要黑人為國犧牲時爭取平權，贏得黑人在國內的民主自由。這個運動反響巨大，迫使政府調整軍隊的黑人待遇，更反映黑人菁英對國際議題的敏銳：美國政府批評法西斯種族主義的同時，要如何解釋國內種族問題？

劉良模和 Paul Robeson 灌錄唱片時美國尚未參戰，並未受到黑人注意。隨「雙贏運動」起，劉良模開始參與相關活動。1942 年 5 月 9 日在林肯大學 (Lincoln University) 「戰鬥民主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a Fighting Democracy) 集會中，劉良模與賽珍珠 (Pearl Buck, 1892-1973) 及 NAACP 主席 Walter White 同台。後者對平權的意義毋需多言，前者因撰寫中國小說獲得諾貝爾獎，也是支持平權的著名人士。賽珍珠指出，中國比任何國家還重視人類平等 (human equity) (Conference at L.U. Urges Mixed Army, 1942: 8)。劉良模在該場合談中國與美國黑人，等於獲得權威背書：「假如我們打敗法西斯與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也就同時擊敗對黑人與猶太人的歧視。我們呼籲全球有色人種加入我們的戰鬥，不想成為奴隸的人們，起來加入中國人民對你的呼喚。」(Conference at L.U. Urges Mixed Army, 1942: 2)⁵

⁵ 原文是 “If we lick fascism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we lick jim crow and anti-Semitism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calling on colored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o join our fight. Arise, you who refuse to be bond slaves, to the call of Chinese people to you.”

劉良模的宣傳技巧在此初試身手。德國對猶太人與黑人有種族歧視是事實，但日本人和德國人的種族觀並不相同，把日本人與德國人的種族觀並列，讓黑人感到歐洲與亞洲的敵人同具威脅，符合中國的需求。「奴隸」是黑人最不堪回首的歷史，雖然德日占領區的人民和黑人過往的奴隸身份有很大一段差距，但「移轉」這種記憶到可促使黑人對中國的淪陷區感同身受。

最重要的是，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有色人種盟國，把抗戰塑造成為「全球有色人種」而戰，並以此為主流價值，邀請黑人一起奮鬥，是「樂隊花車」的手法，不但符合黑人期待的國際政治，也有取代日本過往形象的意味。

劉良模令在場人士印象深刻，《匹茲堡信使報》的編輯暨著名黑人作家 Percival L. Prattis 在 5 月 30 日引該演說，稱讚中國連一般士兵 (the common soldier) 都有堅強的社會信念，故能與日軍周旋，進而批評英法兩個殖民國缺乏相同信念以致敗退，並藉此要求解除軍中歧視問題。Percival L. Prattis 引用國軍批評美軍，也代表劉良模用膚色詮釋的抗戰，開始得到黑人領袖注意。

接著於 7 月 4 日劉良模與來自印度、非洲及美國黑人的代表，參加基督教青年會在紐約舉辦「有色民族在戰爭中的風險」(The Stake of Darker Races in the War) 會議，包括 Paul Robeson 在內的黑人菁英都出席。和這些人物同席，使劉良模象徵支持黑人的中國，也表示隨黑人與世界大戰結合，中國更得到肯定。

劉良模不久後就受邀為《匹茲堡信使報》撰寫〈中國觀點〉專欄，每週出現在第 6 或 7 頁的「特色版」(Feature Page) 分析國內外時事。〈中國觀點〉顧名思義，乃專門向非裔美國人談中國事務，此為其他黑人報紙所無，成為當時讓美國黑人了解中國的重要渠道。

在黑人報紙發言，自不能偏離黑人觀點太遠，因此美國學者讚賞的反殖反帝語言，實不足為奇。美國學者忽略的是劉良模承認他在中

國時，不了解黑人問題，到了美國才知兩者都是要爭取自由，故雙方應緊密合作（China Speaks, May 15, 1943）。換言之，和黑人發現中國重要性一樣，劉良模也是到美國才發現黑人，而要了解陌生的彼此在政治需求下建構的關係，就更應注意專欄中反殖語言背後的政治意識形態。

伍、〈中國觀點〉的民族意識

一、中國與亞洲

劉良模藉著「全球有色人種加入我們的戰鬥」、「起來加入中國人民對你的呼喚」吸引美國黑人的注意時，就確立了他在黑人報紙上，把中國定在有色人種領導地位。要成為有色人種領袖，自然要從種族角度批判舊日領袖。劉良模首篇先拉近關係，指出由於同受歧視，「中國人和黑人許多共同點」（The Chinese and Negro people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繼而不點名批判黑人的舊觀念，指雖然「有人認為」（someone said）日本不像西方殖民主義在東亞建立膚色障礙（color bar），但日本自封為「優秀民族」（superior race），奴役中國、菲律賓、朝鮮與印尼人民，所以絕非「有色人種的救世主」（saviors of colored people）（China Speaks, September 12, 1942）。

除以日本自封優秀民族，提醒黑人被白人歧視的經驗，亦可強調日人對有色民族的殘暴，喚起黑人受虐的記憶。劉良模指出他明白黑人對日人的好感，但日本虐待亞洲人民，甚至砍掉拒服勞役的印尼（Dutch East Indies）土著的手，因此並非有色人種救主。他知道黑人批評中國人屈從白人又歧視黑人（China Speaks, May 22, 1943），那麼為了改變黑人對中國的看法，中國的角色至少要像有色人種的救世主，具反殖民之姿，以符合黑人對亞洲民族解放的期待，因此也指出中國將在戰後要求給予亞洲「弱小國家」（weak states）自治自決，甚

至包括台灣（Formosa）（China Speaks, January 16, 1943）。⁶

亞洲各民族中，美國黑人對印度的感情較深，因此為鞏固黑人對中國的好感，專欄中提到最多次中國將協助的亞洲民族，即為英殖民下的印度。專欄第一篇文章就稱中國希望印度獨立（China Speaks, September 12, 1942），第二篇則也稱中國四億人都支持印度獨立（China Speaks, September 19, 1942），此後對印度的關心幾乎出現在〈中國觀點〉各角落。例如蔣介石說大西洋憲章應適用於全人類時，劉良模將其擴大解釋為支持印度（China Speaks, September 26, 1942）。為表示對甘地的支持，他也說「若印度兄弟被鍊住，中國人民就感受不到自由」（China Speaks, August 7, 1943）。⁷

支持印度獨立相對意義就是批判英國殖民主義，不但符合黑人意識，更可藉此批評英國占有香港、行使外法權、瞧不起中國人，顯示中國與黑人同受壓迫（China Speaks, October 17, 1942；China Speaks, January 30, 1943；China Speaks, November 13, 1943）。專欄在批評英國時，往往將中國與印度命運相聯結，如此在要求英國要平等對待中國人與印度人時，同情印度的黑人讀者必然會同情中國。而不時將中國與印度聯繫在一起，更符合美國黑人期待有色人種大團結的理想（China Speaks, December 11, 1943）。

Penny M. Von Eschen 以〈中國觀點〉1942 年一篇文章中擔心印度會像馬來亞、新加坡、緬甸一般的快速陷落為例，認為劉良模預言美國黑人接下來數年對戰爭主要的關切：英殖民主義的存在等於在協助敵國（Von Eschen, 1997: 23）。但細查原文實際上關切性質不大，批評英國其實是想突顯中國的地位。該文是公佈劉良模寫給印度朋友的

⁶ 原文是 “For the small weak states of Asia, such as Malaya, Dutch East Indies, Formosa, Korea, etc... Recognition of thei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lf-government”。

⁷ 原文是 “the Chinese people strongly feel that we cannot be free if our Indian brothers are still in chain.”

信，陳述中國抗日的貢獻與對印度的模範作用。他盼望印度會如中國一般奮勇抗日，強調印度有中國人民支持，而「中國的鬥爭經驗當然能鼓勵印度人」（China Speaks, October 31, 1943）。

更重要的是這篇文章也透露出中國忽然成為盟國的亞洲領袖，但由於實力不足，對印度的支持多半只有政治語言。為了尋找實例以美化中印關係，劉良模連個人有印度好友都充當佐證。這些牽強的佐證十分常見，〈中國觀點〉甚至認為第一個衛斯理女子學院（Wellesley College）宋美齡獎學金得主就是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的姪女，也是中印合作的證明（China Speaks, August 7, 1943）。

整體而言，劉良模的亞洲論述是以膚色與反殖為符號，手段上將日本與英國歸類為種族歧視者，進而將這種形象「移轉」給厭惡歧視的黑人。就印度與其他黑人關心的亞洲國家，他則不斷以片面資訊「堆砌」甚至想像中國對這些民族獨立的支持。雖然中國限於國力，許多劉良模的陳述不存在，但在他自己對未來中國的期待下，專欄提供黑人一種中國取代日本，是有色民族新領袖，也將領導亞洲走向自由，符合對「遠東之龍」的期待。

二、中國與美國

Brenda Plummer 指出中國雖然是主要強國之一，但實際上完全仰賴美國，因此對美國種族議題的關切也僅能限於中國移民的權益，即排華法案（Plummer, 1996: 118-120）。這個現實也架構起劉良模筆下中國關心美國黑人的基礎：促使美國政府支持中國抗戰並恢復華人地位。

在亞洲殖民的不僅英國人，美國也殖民菲律賓，惟劉良模筆下的美國，和英國的帝國主義形象有很大區別。他的目的是向黑人鼓吹美中合作抗敵，批評英國殖民主義沒有影響，但對黑人所反抗的白人主流社會，劉良模必須區分批判對象，不能得罪美國政府以免傷害對中國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羅斯福總統的「新政」(New Deal) 由於保障低收入，十分獲得黑人民心，其夫人 (Eleanor Roosevelt, 1884-1962) 也因積極參與平權，在黑人心中地位更為崇高。早年黑人感念林肯，普遍選擇共和黨，但由於羅斯福總統的表現，使《匹茲堡信使報》在 1930 年代大力鼓吹黑人從支持共和黨轉向支持民主黨，該報黑人總編輯 Robert Lee Vann (1879-1940) 亦得以進入羅斯福政府的司法部任職。因此無論就現實與報紙立場，劉良模都不適合批評羅斯福政府。

在此背景下，專欄常呼籲要黑人群眾支持羅斯福、為其連任喝采、更希望中國有像他一樣的領袖 (China Speaks, September 19, 1942; China Speaks, November 18, 1944; China Speaks, March 3, 1945)。相較於對美國政府的讚賞態度，劉良模主要批評的美國人是南方堅持種族歧視制度的白人，寫作的手法乃將美國種族歧視和中國國家利益相結合，批評這些人是法西斯 (Fascists) (China Speaks, February 27, 1943)。其邏輯是歧視者是法西斯，法西斯就是日本，故歧視者就是中國與黑人的共同敵人。

對主流社會的意見並不依政黨差異，而是依黑人眼光與中國利益。如羅斯福夫婦的共和黨盟友威爾基 (Wendell L. Willkie, 1892-1944) 對黑人友好，是政府族群和諧的象徵，專欄常讚美其 (對黑人) 充滿愛心，更重要的是強調他如何關注中國的自由平等，將中國視為美國在亞洲的主要伙伴 (China Speaks, October 24, 1942; China Speaks, April 24, 1943; China Speaks, October 21, 1944)。對黑人友好又支持中國國際地位，解釋劉良模不斷稱讚威爾基的目的。

密西西比州參議員 James Eastland 雖然是民主黨，因稱美國是「為白種人優越而戰」(Our boys are fighting to maintain white supremacy)，黑人自然對其產生反感。由於當時美國部份民間人士仍然主張對日和談，劉良模就把 James Eastland 與對日和平人士結合，強調對日本軟弱就是歧視黑人 (China Speaks, February 26, 1944)。兩者聯結邏輯雖

牽強，但也突顯〈中國觀點〉無論稱讚或批判白人，都是設法讓黑人聯想到支持中國。

中國的利益在美國除爭取援助，更實質的就是廢除排華法案，而後者充滿種族歧視，更容易置入任何黑人議題。劉良模在支持印度獨立與批評英國占領香港時，往往順便帶出排華法案（China Speaks, October 17, 1942）。批判美國社會的不公，讚賞黑人對戰爭的貢獻時，也提醒讀者中國人在美國受到排華法案的歧視（China Speaks, November 14, 1942）。批判帝國主義的壓迫時，也同時呼籲同受壓迫的黑人反對排華法案，因為「幫中國人就是幫自己」（you are not only helping the Chinese, you are also helping yourself）（China Speaks, June 5, 1943）。

劉良模常稱中國人民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主義，實際目的往往是為排華法案爭取支持。他一面強調中國人與黑人同為爭取人類尊嚴的盟友，一面提醒黑人寫信給國會議員反對法案（China Speaks, June 12, 1943）。排華法案進展不順時，他批判阻撓的白人國會議員，指他們不但排華，也排擠黑人，呼籲中國人與黑人要更團結，指這些議員是希特勒與法西斯同路人，也是三 K 黨的支持者（China Speaks, July 3, 1943）。

要黑人支持排華法案，中國人也要反對美國種族主義。但雙方實質交往有限，專欄絕大多數的空間只能不斷地強調同受壓迫，因此有緊密關係。但這些形容詞明顯不夠，故需創造中國關心黑人的實質內容。

就戰爭而言，劉良模聲稱見過許多黑人努力存錢捐給中國抗戰的感人事蹟（China Speaks, October 28, 1944），也聲稱由於許多黑人士兵參戰對日作戰，中國人會因為得到黑人幫助，而反對美國種族主義（China Speaks, February 17, 1945）。就民間來說〈中國觀點〉宣稱中國人都尊敬林肯也希望看到黑人平權（China Speaks, February 13, 1943）、

中國人民也很關切黑人在美國屢遭鞭刑，更聲稱中國人民很高興種族主義政治人物 Eugene Talmadge 在喬治亞州落選（China Speaks, September 26, 1942）。而 Paul Robeson 錄製的中文歌也是一個重要證據，因為中國人聽得到那些曲子以短波放送中國，成為中國人與黑人堅強友誼的象徵（China Speaks, September 19, 1942）。

Paul Robeson 的中文歌曲象徵中國與黑人堅強友誼之說，已被非裔美國人百科全書引用（Finkelman, 2009: 373），只是絕大多數沒有收音機的中國人應不知黑人的友誼。既然中國人與黑人實際上對彼此並不了解，做為中介的劉良模就可在沒有基礎的情況下持續放大中國對黑人的情感。如為了表示黑人文化比白人文化更受中國人歡迎，專欄把 Paul Robeson 誇大成能說流利中文的黑人，也稱中國人「最愛的美國歌曲是黑人的靈魂音樂」（Among the American songs, Negro spirituals are our favorites）（China Speaks, January 29, 1944）。

不過如前所述，受歧視體制與個人需求所影響，許多中國人歧視黑人是不爭的事實，並非靠劉良模一人美言就可改變。黑人讀者來信抱怨上華人餐館遭歧視，挑戰專欄的友好觀，劉良模則把問題推給白人，說美國華人是怕黑人來了影響做白人生意，且這種排斥黑人的觀念事實上來自白人（China Speaks, May 15, 1943）。另一方面，他在華人報紙上呼籲不要歧視黑人，盼華人和黑人秉持受壓迫者心情，對抗共同敵人（China Speaks, December 25, 1943）。

Renqiu Yu 對美國華人的研究中，證實劉良模以黑人反對排華法案為由，要求同胞改變對黑人歧視的態度（Yu, 1995: 122-123）。如前述，黑人支持排華法案有自身利益考量，華人排斥黑人亦然，因金錢與權力都在白人手上，華商很難因接受黑人而損失白人顧客。劉良模對華人的遊說實際上複製他自己的政治需求，即為了祖國，美國華人應建立與黑人的友誼。而他之前告訴黑人的所謂中國人關心靈魂音樂、鞭刑與美國政治人物等等，由於偏離事實，並未出現在他和華僑的對話

中，等於再次顯示華人對黑人權利的關心，不具備政治需要以外的基礎。

整體而言，劉良模在美中關係上，對黑人友善的白人，儘量「佐證」他們也對中國友好。對日友好的白人則以「辱罵」法將其污名為種族歧視者，加深黑人的厭惡。為加強黑人對中國的友誼，他除了「樂隊花車」式地代表所有中國人民，傳達友誼，也使用極為片面的資訊，「堆砌」雙方友好的想像。只是這種想像很難被實際華人態度檢驗，只好吐露政治理由，要求華人展現對黑人的友誼。故劉良模對黑人權益的關心，也是基於中國生存與排華法案的考量。

陸、〈中國觀點〉的共產主義

一、蘇聯

Greg Robinson 發現原本十分關心中國的 Paul Robeson，在蘇聯受到德軍進攻後，中國的重要性就立即退到第二位（Robinson, 2006: 267-268）。這個改變可看出 Paul Robeson 對共產主義的重視，和他交好的劉良模也有類似情形。如前所述，劉良模的意識形態左傾應無疑義，而專欄中關心蘇聯程度，幾可比他對中國存亡的擔憂。特別因為德蘇交戰激烈，英美又遲遲不願開闢第二戰場緩解莫斯科壓力，劉良模為此十分憂心，有很大的篇幅希望黑人讀者能支持蘇聯。

由於印度和黑人的特別感情，操作印度可用來支持中國，也被用來支持蘇聯。他早在第二篇專欄文章就先指出中國四億人都支持印度獨立，接著指印度受到納粹威脅，故應速建立二戰場（China Speaks, September 19, 1942）。間接聲援蘇聯不久後變成直接說「中國人迫切希望歐洲立即開拓第二戰場」（the Chinese are so anxious to see a second front opened in Europe NOW），批評英美坐視蘇聯遭到納粹攻擊。他同時引述 Paul Robeson 與許多黑人報紙，宣稱黑人都希望開闢

第二戰場。也再以印度為核心，指若非蘇聯擋住希特勒，否則後者必將進兵埃及進而奴役非洲，然後穿越中亞進攻印度，如此「有色人種會遭殃」(colored people will suffer)。蘇聯安全對中國和有色人種如此重要，因此「全球人民一致要求」開闢第二戰場 (China Speaks, October 10, 1942)，以拯救蘇聯。

英美雖與莫斯科同盟，但意識形態對立，他批評許多英美人瞧不起印度人與黑人，對莫斯科與共產主義沒有資格批評。蘇聯既是爭取黑人平權的盟友，又是打擊法西斯的主力，相較之下更值得支持 (China Speaks, December 26, 1942 ; China Speaks, January 30, 1943 ; China Speaks, April 3, 1943 ; China Speaks, October 16, 1943)，他也以種族角度為蘇聯解套，指出德國法西斯不但有種族歧視，且以反共為由進行擴張，蘇聯是對抗法西斯的中堅，故也是打擊種族主義的中堅 (China Speaks, November 20, 1943 ; China Speaks, June 3, 1944)。既然蘇聯共黨打擊法西斯，美國黑人更就應支持莫斯科。

和許多黑人菁英的思考相同，劉良模視蘇聯為理想國，正致力達成一個沒有歧視與種族平等的社會，並將與印度和中國共同爭取黑人權利 (China Speaks, February 27, 1943 ; China Speaks, May 22, 1943 ; China Speaks, October 30, 1943)。也許是周遭多左派人士，他把美國黑人親蘇視為當然。如《讀者文摘》刊出「對中國期待過高」(Too Much Wishful Thinking about China) 批評中國作戰能力不佳，劉良模則反擊該刊善於傷害羅斯福政府、黑人與蘇聯，同理也來傷害中國 (China Speaks, August 21, 1943)，清楚地藉黑人對蘇聯與羅斯福的好感來保護中國。

但黑人也不一定對國際事務的看法相同，右派的 George Schuyler (1895-1977) 是著名的作家，常常對劉良模的文章不滿，多次引經據典批評劉良模的論點偏頗，並暗示劉就是共產黨。美國社會中與劉良模意見相左者，常是對日本友好的白人，劉良模也善於將他們都形容為

歧視黑人，但由於 George Schuyler 就是黑人，很難重複慣用的手法，所以他一面解釋自己替共黨辯護，但並非共黨，另一方面只好指控 George Schuyler 是日本的同路人(Schuyler, 1944; China Speaks, June 17, 1944; China Speaks, July 8, 1944; China Speaks, July 15, 1944; China Speaks, July 22, 1944; China Speaks, Dec 2, 1944; China Speaks, Dec 30, 1944; China Speaks, Feb 24, 1945; China Speaks, Mar 24, 1945)。

總之，劉良模呼籲黑人協助中國之際，仍不忘夾帶自己的意識形態擁護蘇聯，用膚色操作對莫斯科的支持。不過俄國人是白人，故將黑人對印度的關切「轉移」到蘇聯。另外，他也用黑人菁英「佐證」蘇聯的重要，並以英美的歧視紀錄「堆砌」蘇聯形象，突顯出蘇聯對有色人種的功勞，更用「樂隊花車」指全世界都要英美立即協助蘇聯。而批評他是共黨者，則以「辱罵」回敬，暗指對方通敵。

宣傳抗戰順便宣傳蘇聯，也可以看出劉良模除了重視保衛自己的國家，也忠於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一旦保衛國家的工作沒有這麼重要，他會有更大的空間以種族與膚色語言，操作政治意識形態的議題。

二、中國

(一) 國共鬥爭

〈中國觀點〉開始於 1942 年 9 月，當時全球各戰線盟軍都還在與軸心國奮戰，劉良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苦戰中的祖國爭取支持。他在報紙上努力為國民政府喉舌，呈現給黑人讀者中國上下團結勇敢抗日的形象，從未批判過去曾捉拿他的國民黨。

但隨著 1943 年軸心國在北非、歐洲東線、與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年中之後盟軍獲勝形勢逐漸清楚，中國抗戰必勝形勢逐漸明朗，國內原有的政治爭執又浮上檯面，也影響了劉良模的作品。特別是蘇聯在 1943 年 5 月中旬結束共 國際，使國共脆弱的和平關係加速破壞。

中國共產黨減少了蘇聯傀儡身份，理論上可以成為國內政黨競爭者之一，因此國民黨高層人物如孫科等主張政治民主化（張國鈞，1998：55-64）。然而，蔣介石沒有接受這樣的看法，反而加強圍剿戰略，此即所謂「第三次反共高潮」。為了反擊，毛澤東指示「極力進行政治動員……並將此種宣傳傳播至西安重慶及英美蘇各國，動員國內外輿論打擊蔣之反革命企圖」（中央檔案館，1992：68-73）。此後隨著美國媒體對中國共產黨的報導愈來愈多，國民黨在美國的形象也不斷下滑。

約在共產國際解散、軸心國敗局逐漸清晰，與毛澤東動員國內外輿論的同時，〈中國觀點〉的言論也開始轉向，逐漸擴大篇幅談論中國內部不同的政治力量。最早約在 1943 年 5 月下旬，他開始用種族語言，再度以印度為媒介，稱中國會替印度人與受壓迫者說話，但國內有民主與法西斯不同的力量，要民主力量獲勝才能協助黑人（China Speaks, May 22, 1943）。民主力量雖未明說，但清楚地暗示就是中國共產黨，因一週後〈中國觀點〉又指出中國這兩種鬥爭的力量中，反動派指責反對者是共產黨，還故意造成通貨膨脹，因此英美應開始支持民主力量（China Speaks, May 29, 1943）。

1943 年中旬前論述其與黑人的關係時，民主並不是常用措詞，主要是用各種手段包裝膚色符號，其中法西斯通用於日本人與壞白人，突顯中國有助種族平等以爭取黑人對國民政府的支持。但之後專欄等於配合延安的宣傳向黑人解釋國共鬥爭，用民主裝飾共產黨，法西斯與壞白人通用於國民黨，共產黨是黑人平權的希望，日本則成了配角。

（二）蔣介石夫婦的形象轉換

劉良模基於自己的意識形態，進一步形成敵意轉換與宣傳建構的轉換，最佳縮影莫過於專欄對蔣介石夫婦的措詞。由於《時代雜誌》等媒體的推動，在抗戰的前期，蔣氏夫婦在美國享有巨大的聲望，配

合此趨勢有助中國爭取援助，也符合黑人對有色人種新領袖的期待，因此對蔣氏夫婦美言萬分。

就享有盛譽的宋美齡而言，雖然她從未替美國黑人說話，卻被形容成一位關心黑人權利的中國第一夫人。專欄撰述之初，宋美齡是一位十分重視有色人種權益的領袖，奮鬥的目的不只為中國人，也是為印度人與黑人（*China Speaks*, September 26, 1942）。此外，她被形容成一個關心世界與黑人又有點多愁善感的女性，常為世界和平與黑人待遇心痛（*deep wound in her heart*）。藉著宋美齡來訪，專欄質問美國社會能否早日結束歧視黑人，以治療蔣夫人內心的傷痛（*China Speaks*, December 19, 1942）。⁸

宋美齡 1943 年 2 月訪美，使她在美國的聲望達到最高，為加強中國的氣勢，專欄細分蔣夫人的演說，再度強調她如何為世界痛心，特別是蔣夫人要求各民族平等與相互尊重的言語雖為外交辭句，但被劉良模解釋為蔣夫人關心黑人並反對歧視黑人（*China Speaks*, March 6, 1943；*China Speaks*, March 20, 1943）。底特律在 1943 年中發生種族暴動，劉良模也引述蔣夫人的話，讓讀者聽來像是她正聲援黑人（*China Speaks*, July 17, 1943）。⁹

和宋美齡相同，蔣介石雖是共產黨的敵人，但被描繪成一個道德高尚、熱愛民主且關注黑人平權的人士。專欄不斷強調蔣為世界受壓迫民族而奮鬥，也常把蔣的偉大人格與美國南方政治人物的自私與歧視對照，以爭取黑人的支持（*China Speaks*, November 28, 1942）。專欄

⁸ 原文是 “Can America cure that wound in her heart?”

⁹ 劉良模認為蔣夫人在加拿大國會的演說辭 “By permitting activities subversive to democratic ideals, that nation denies to itself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像是她給美國的建言（You may think Madame Chiang prepared that statement specially for America），適用於當時底特律與美國全國的種族暴動（The Detroit race riot and race riots all over this country）。

甚至聲稱蔣介石在珍珠港事件後關心的「不是美國可提供多少援助，而是他可給美國多少援助」（China Speaks, September 19, 1942）。

和宋美齡一樣，蔣介石也沒有真正替黑人喉舌過，專欄只好用一些蔣介石對世界和平期許的外交詞令來取代。例如蔣期許大西洋憲章應適用於全人類（China Speaks, September 26, 1942），呼籲英國給印度更多自由，或期許泰國與盟國站在同一陣線，都被詮釋為中國代表全世界受壓迫民族發言的證明（China Speaks, February 13, 1943；China Speaks, April 3, 1943），以強化黑人對中國的好感。

不過，隨著國共關係日漸惡劣，蔣氏夫婦得到的稱讚愈來愈少。就宋美齡而言，由於劉良模之前寫過許多讚許她的話，因此很難忽然改變。因此，專欄改變她形象的手法，是先用孫中山建國功績取代蔣介石的篇幅，再用宋慶齡取代宋美齡。他指出有人變成三民主義的叛徒，孫中山最鍾愛的是宋慶齡，而宋慶齡是追隨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China Speaks, October 23, 1943）。引用宋慶齡的話也愈來愈多，方法和吹捧宋美齡類似，將宋慶齡的外交語言詮釋為反壓迫的宣告，鼓勵黑人傾聽（China Speaks, February 19, 1944）。

他於 1944 年甚至用了整個〈中國觀點〉的篇幅，向讀者介紹 Ilona Ralf Sues 的 *Shark Fins and Millet*，利用書中批判宋氏三姐妹的「一個愛中國，一個愛錢，一個愛權」（one loves China, one loves money, one loves glory），稱這是對宋氏三姐妹「最正確的形容」（China Speaks, March 4, 1944）。貪婪與愛國的對比，宋慶齡已正式取代之之前讚賞不已的宋美齡。

1943 年中之後，〈中國觀點〉對蔣介石的批判也是漸進的。逐漸開始敘述中國人民奮起史，強調中國力量來自人民，而非僅蔣介石夫婦（China Speaks, July 10, 1943）。就抗日戰爭而言，也指蔣介石不比朱德（China Speaks, March 4, 1944）。和用孫中山的妻子取代蔣介石妻子的手法類似，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對共產黨態度較佳，也是代表民意

的立法院長，舉凡日本戰後政治問題、中俄關係前景、與最重要的民主政治問題，俱引用孫科(China Speaks, February 5, 1944; China Speaks, September 2, 1944; China Speaks, September 9, 1944; China Speaks, September 16, 1944)，儘量忽略蔣介石。

惟蔣介石終究是之前不斷美言的領袖，對蔣介石獨裁的直接攻擊直到 1944 年較後期才出現(China Speaks, October 21, 1944)，此後不斷懷疑蔣介石能否實踐民主(China Speaks, December 9, 1944; China Speaks, January 27, 1945; China Speaks, March 17, 1945)。日本即將投降，向黑人爭取支持抗戰已不復見，後期文章變成向黑人爭取支持內戰，凡提及共產黨必稱民主，清楚表示黑人應支持中共。

(三) 有顏色的國民黨

反共者也在批評範圍，最明顯的就是林語堂。劉良模與林語堂原本應有很好的交情，如前所述，劉剛到美國，林語堂提供多方協助，但意識形態造成的交情的變化，也顯示在專欄中。劉良模原本對他十分尊敬，時常引用林語堂的話，也聲稱林是苦力出身，以此爭取階級相近的黑人同情，也為華人爭平權(China Speaks, January 2, 1943; China Speaks, June 19, 1943)。

只是這層關係到後來逐漸因政治分歧而改變。國共衝突擴大後，林語堂的反共立場使專欄開始攻擊他，指責林語堂不了解延安，故不應反對共產黨，並開始以階級語言鬥爭林語堂，暗指他是假工人，事實上是社會上流(China Speaks, February 10, 1945)。最後乾脆就告訴讀者林語堂是反動派，盼讀者莫受他反共態度的影響(China Speaks, March 31, 1945)。

中國人的膚色差異不明顯，難以種族語言區分中國政敵，更無法指控著名的林語堂親日。林語堂在專欄中從下層苦力變成社會上層，可看出劉良模試圖拉攏中下階層較多的黑人，並藉此突顯中國共內鬥

的階級意義，與讀者應支持的對象。

劉良模常用膚色符號，將國共鬥爭詮釋為與美國黑人利益。他批評中國的反動派多為國民黨，打仗不認真，只想奴役人民，藉此提醒黑人奴役經驗。另外稱讚八路軍和新四軍，稱他們才是孫中山的繼承者。對照會打仗的共軍與不會打仗的國軍，若日本擊敗中國，包括黑人在內的受壓迫人民也失敗（China Speaks, September 4, 1943）。簡言之，專欄將奴役的記憶與平等的期待聯結中國內戰，籲請黑人支持共產黨。

〈中國觀點〉之前讚賞的國軍，現在變成只剩投降日本人與包圍八路軍的功能。為增黑人讀者敵意，將美國白人貶低黑人的種族主義字彙“Jim Crowism”套用在國民政府身上（China Speaks, February 19, 1944）。劉良模解釋美國有種族主義法西斯，包圍共軍的是中國法西斯，中國人民的鬥爭和黑人爭取自由是一樣的，呼籲不要被反共口號所騙，要團結一致擊敗在美國與中國的法西斯（China Speaks, March 11, 1944；China Speaks, May 27, 1944）。

用白人的惡行來形容國民黨給黑人聽，國民黨等於被上了顏色。劉良模利用黑人的奴役經驗與爭取平權的努力比對共產黨，又把國民黨與法西斯白人形象合一，使共產黨與中國百姓成為奮發向上的黑人，國民黨變成「本土法西斯」（Native Fascists）的壞白人（China Speaks, January 1, 1944）。

專欄基本上把對付日本人的牽強邏輯用在國民黨身上，既然國民黨反共就等於是對黑人的歧視，他進一步分析日本侵略中國的理由就是反共，於是國民黨和日本使中國成為反共的受害者，而反法西斯最佳戰士就是共產黨。法西斯都用反黑人與反共為包裝，受了他們受宣傳影響，黑人雖然不會討厭自己，但會討厭共產黨（China Speaks, January 15, 1944）。簡言之，黑人不應反共，否則會成為法西斯。

不只國民黨政權整體白人化，部份國民黨員也被白人化。〈中國觀

點〉以陳立夫和何應欽為例，說他們分化盟國關係，恨蘇聯，恨共黨。就是中國的種族主義者，也誓言中國人會像（just like）黑人一樣奮鬥（China Speaks, September 2, 1944）。¹⁰ 往往在批評陳立夫、陳果夫、何應欽等人後，也再提醒國民黨政權就像（just like）在美國南方虐待黑人的白人政權（China Speaks, October 21, 1944）。¹¹ 中國國內的政情用來對比黑人處境，是文中的常態。當日本發動一號作戰時，國軍連連失利，劉良模也將兵敗轉為政治籌碼，用黑人聽得懂的對比模式，指兵敗原因在於國民黨平時不准組織群眾，故戰時就無法動員，所以中國需要立即民主，就像（just like）黑人立即要平等一樣（China Speaks, September 16, 1944）。¹²

國共鬥爭白熱化前，專欄中無論宋美齡、蔣介石、林語堂或國民黨的政治屬性，都是有色的或親黑色的。國民政府如何為黑人努力自不待言，而林語堂也被專欄使用「親民」的手法，成為和黑人一樣的勞工階級。然而國共鬥爭使得林語堂變成上流階級，形象上被「移轉」為於白人。黑人對中國內政了解有限，故用「就像黑人」的「親民」手法協助辨認國共差異。針對國民黨整體或個別黨員，「辱罵」其為白人法西斯。共產黨則用民主「裝飾」，成為黑人與有色人種的新希望。

1945年後類似策略主導文章，直到〈中國觀點〉專欄在1945年4月忽然停止。

¹⁰ 原文是“The Chinese people, just like the Negro people, will keep on struggling till democracy is really won.”

¹¹ 原文是“The Kuomintang (the Nationalists) has so misruled China (just like that bunch of jim-crow whites has so misruled in the South.”

¹² 原文是“The Chinese people are demanding the Kuominta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or the immediate practice of democracy, just like the Negro people are demanding a fuller democracy because that is why we are fighting for.”

柒、〈中國觀點〉的結束

〈中國觀點〉停刊後 Percival L. Prattis 發表社論，指「背後有其故事」(There is a story about the disappearance of Mr Liu's column)，但不便說明，也對中國領導階層是否願與全球有色人種這種「天生的盟友」(natural allies) 共同奮鬥感到懷疑。他特別把宋美齡與尼赫魯的妹妹 Vijaya Lakshmi Nehru Pandit (1900-1990) 訪問美國時做對比，批評蔣夫人迴避種族問題，而尼赫魯的妹妹則抓住任何機會談膚色，質疑中國這種態度難以成為(有色人種)領袖(China Speaks, April 21, 1945)。

雖然無法精算劉良模對黑人的影響，但從他和 George Schuyler 筆戰與黑人讀者向他抱怨華人歧視來看，專欄擁有相當的讀者，而 Percival L. Prattis 不但必然是忠實讀者，也有代表性。這位意見領袖在 1942 年對中國讚賞有加，此時嚴厲批判中國不如印度，突顯出即使是黑人菁英，過了三年對中國的了解仍然很缺乏。當時重慶為了生存很難關切美國黑人事務，和沒有戰事的印度類比也欠缺基礎。〈中國觀點〉對有色人種的詮釋並非戰時中國的主要考慮，誤導了讀者，也加重其失望，並在這種氣氛下退場。

Marc Gallicchio 雖認為國民政府忽略黑人事務又對黑人士兵的歧視，加強黑人的失望，終使專欄停刊，但也批評劉良模「作繭自縛」(self-defeating)，因為到了後期他的文章幾乎都在批評國民政府，更明顯為共產黨宣傳(Gallicchio, 1998: 593)。黑人報紙本來就容易受到官方壓力，當時仍屬戰時，報社即使對國民政府不滿，也難長期接受無忌憚支持共黨的文章，因此所謂「背後有其故事」組成之一應就是該專欄給報社造成壓力。

劉良模自己對「背後故事」也有解釋。他在 1949 年回國準備在共

產黨政府任職時，填寫的「幹部簡歷表」中，聲稱「向黑人報告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解放之情況，後因特務陳之邁阻撓而中止。」（上海市檔案館，1949）吾人無法確知陳之邁是否透過美國政府力量介入，因中央研究院的陳之邁檔案中，1944 年至 1945 年數百頁文件中未提劉良模，甚至沒有這份報紙。國民政府不關切黑人，可能因而忽略劉良模，但至少陳之邁代表國府在美從事反共宣傳的身份，讓劉良模返國後能突顯自己在國共鬥爭中的價值。

突顯自己的價值或許更能解釋停刊。劉良模必定知道美國種族環境下，官方常懷疑黑人媒體，故毫無忌憚地為共產黨宣傳，透露出他和黑人的關係完全建立在政治需求上。抗戰後期大局已定，排華法案也已廢除，不再需要拉攏黑人捐款或寫信給議員等實質性支持，因此報紙變成一個隨心所欲地表達自己的意識形態的場合，配合國內共黨在美國宣傳成為首要任務。從這個角度看，停刊的原因不僅是黑人失望或是劉良模的親共言論，而在他更重視自己的政治需求，故忽略甚至不在意維持這個專欄的存續。

捌、結論

若把視角拉長，相較於清末民初模仿歐美對黑人的歧視，與 196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黑人的積極支持，國民政府在中間這個階段一方面由於本身自顧不暇，另一方面也由於傳統對黑人的刻板印象，對黑人的期待幾無回應。劉良模的左派身份和黑人菁英有共同語言，因此較容易與美國黑人溝通，不但彌補了國民政府的缺陷，整體而言也開始了中國人對黑人的人權關懷，為幾年後北京致力與美國黑人交好，寫下了開場白。

但就專欄本身而言，黑人研究學者認為劉良模協助黑人了解中國，論事也符合黑人反殖反帝的意識。細究其內容，劉良模的中國是

配合黑人期待與自己敵意，用「樂隊花車」、「堆砌」、「移轉」、「佐證」等宣傳手段塑造出來的。一開始爲了貶低日本在黑人心中的地位，用國民黨加強黑人的想像。後來國共問題使抗日成爲配角，又把共產黨裝飾成黑人新希望。刊登近三年的專欄將中國用膚色與種族語言包裝，讓報社到最後仍自認是中國「天生盟友」。因此，〈中國觀點〉專欄的功能並非讓黑人了解中國，而是先肯定黑人對國民政府的想像，後強化黑人對國民黨的失望。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學者們看到的〈中國觀點〉對美國黑人人權的關心，實際上依宣傳者的需求而隨時調整膚色意義，也是中國政治的附屬品。國民黨可以由關愛黑人變成「就像」壞白人，生動顯示所謂中國人關心黑人的民主，是基於劉良模自己意識形態。把對中共掌政渴望，詮釋成關心黑人平權的國際語言，是影響黑人對戰時中華民國認識重要的原因。

如此依政治需求而調整的族群關係，可以解釋劉良模返國後爲何幾乎絕口未提撰寫專欄的事，理由或可從其「幹部簡歷表」中看出。他在寫專欄的時間上做了塗改，自稱從 1944 年起「向黑人報告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解放」（上海市檔案館，1949）。吾人無從精確了解他爲何忽略甚至隱藏了 1942 年至 1943 年的經歷，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在那段時間對蔣介石夫婦與林語堂的吹捧、支持台灣自治自決、將莫斯科視爲解放有色人種的救星，甚至肯定美國政府對黑人的貢獻，都不會見容於新中國的政治環境，因此知道的人還是愈少愈好。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上海市檔案館（1949）。〈中央人民政務院幹部簡歷表〉，《上海市青年會關於劉良模簡況》。檔號：C-23-2-251-7。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之邁檔案。台北。
-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調查科。〈第三黨專輯（民國廿五年二月編）〉，《展望與探索》8(8)：98-117。
- 中央檔案館編（1992）。〈1943年7月9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1943-1944）》。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2010）。《劉良模紀念文集》。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
- 宋德華（1995）。〈新大陸游記與梁啟超的美國觀〉，《暨南學報》17(3)：77-85。
- 鄭柏林（選注），康有為（原著）（1994）。《大同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 梁啟超（1936）。《飲冰室文集之三》。上海：中華書局。
- 章華明、陳剛（2010）。〈劉良模與義勇軍進行曲〉，《天風》8：52-53。
- 張威（2008）。〈抗戰時期的國民黨對外宣傳及美國記者群〉，《杭州師範大學學報》5：33-41。
- 張國鈞（1998）。〈孫科與1943-46年的立憲運動〉，《廿一世紀雙月刊》47：55-64。
- 陳一鳴（2009）。〈從紀念羅伯遜想到劉良模〉，《世紀》4：64-65。
- 董陽（2015）。〈從戰歌到凱歌〉，人民日報，8月24日，頁24。
- 劉非（2014）。〈淺析抗戰時期中共民間外交實踐〉，《南昌工程學

院學報》33(5)：71-73。

劉建平（2010）。〈中國抗美援朝時期基督教界的控訴運動〉，《廿一世紀雙月刊》121：123-133。

駱耕漠（2004）。《往事回憶》。北京：人民出版社。

羅偉虹（2005）。〈劉良模與抗日群眾歌詠活動〉，《世紀》5：10-13。

二、英文部分

Allen, E (1994). “When Japan was “Champion of the Darker Races”:
Satokata Takahashi and the Flowering of Black Messianic
Nationalism.” *The Black Scholar* 24(1): 23-46.

Baldwin, K. A. (2002). *Beyond the Color Line and the Iron Curtain:
Reading Encounters between Black and Red, 1922-1963*.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axi, U. (2002).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azinsky, G. (2017).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Break N. and Pavia, J. (1994). “Racism in Japanese and US Wartime
Propaganda.” *Historian* 56(4): 671-684.

Buni, A (1975). *Robert L Vann of the Pittsburgh Courier: Politics
and Black Journalism*.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Bunche, R.J. (1936). *A World View of Race*.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China Speaks. (1942-1945). *Pittsburgh Courier*. Pittsburgh, PA.

Conference at L.U. Urges Mixed Army. (1942). *The Afro-American*,

- May 16. Baltimore, MD.
- DeVito, J. (1986). *The Communication Handbook: A Dictionary*. New York: Harper & Row.
- Dikotter, F. (1992).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wer, J. (1987).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 Du Bois, W. E. B. (1915). "The African Roots of the War". *The Atlantic Monthly* 115(5): 707-714.
- Du Bois, W. E. B. (1997). "Letter to Mr Waldo McNutt (February 25, 1939)." In Herbert Aptheker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W. E. B. Du Bois, Volume II*, pp. 188-189.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Egan, S.C. and Chou, C. (2009). *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 The Half-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and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Finkelman, P. (2009). *Encyclopedia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1896 to the Present: From the Age of Segregation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azier, R. T. (2010). "The Assault of the Monkey King on the Hosts of Heaven: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and China." In Michael L. Clemons (ed.), *African Americans in Global Affair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pp. 313-344. Lebanon, NH: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Frazier, R. T. (2014). *The East Is Black: Cold War China in the Black Radical Imagin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allicchio, M. (1998). "Coloring the Nationalists: The African-

- American Construction of Chin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3): 571-596.
- Gallicchio, M. (2000). *The African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Japan and China: Black Internationalism in Asia, 1895-1945*.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Gao, Y. (2013). “W. E. B and Shirley Graham Dubois in Maoist China.” *Du Bois Review* 10(1): 59-85.
- Hero, A. O. (1969). “American Negroes and US Foreign Policy: 1937-1967.”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3(2): 220-251.
- Heiferman, R. I. (2011). *The Cairo Conference of 1943: Roosevelt, Churchill, Chiang Kai-shek and Madame Chiang*.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Holsti, K. J. (1983).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NJ: Prentice Hall.
- Horne, G. (2005). *Race War: White Supremacy and the Japanese Attack on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oward, W. T. (2013). *We Shall Be Free: Black Communist Protests in Seven Voices*.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Jun, H. H. (2006). “Black Orientalism: Nineteenth-Century Narratives of Race and U.S. Citizenship.” *American Quarterly* 58(4): 1047-1066.
- Kapur, S. (1992). *Raising Up A Prophet: The African-American Encounter With Gandhi*.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Kearney, R. (1998). *African American Views of the Japanese: Solidarity or Sedit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Klein, C. (2003).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sswell, H. D. (1927).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3): 627-631.
- Lasswell, H. D. (1994). "Propaganda." In Robert Jackall (edt.), *Propaganda*, pp. 13-25.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Lauren, P. (1988). *Power and Prejudice: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Legum, C. (1962). *Pan-Africanism: A Short Political Guide*. New York: Praeger.
- Lin, Y. (1941). "Singing Patriots of China." *Asia* 2: 70-71.
- Liu, L. (1941). "The New Year At The Front." *Asia* 2: 72-73.
- Liu, L. (1942). "Letters to the Editors." *Life*, September 21.
- Liu, L. (1943). "Letters to the Editors." *New York Times*, June 30.
- Liu, L. (2006). "Paul Robeson: The People's Singer." In Judy Young, Gordon Chang, and Him Mark Lai (eds.), *Chinese American Voices: From the Gold Rush to the Present*, pp. 204-208.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ong, K. (2005). *The China Mystique: Pearl S. Buck, Anna May Wong, Mayling Soo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Orient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oewen, J. W. (1971).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 Luo, L. (2010). "International Avant-garde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Anthem: Tian Han, Joris Ivens, and Paul Robeson." *The Ivens Magazine* 16: 6-13.

- Lye, C. (2004). *America's Asia: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893-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ckinnon, S. R. and Friesen, O. (1987).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kalani, M. (2014). *In the Cause of Freedom: Radical Black Internationalism from Harlem to London, 1917-1939*.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Marlin, R. (1989). "Propaganda and the Ethics of Persua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ral and Social Studies* 4(1): 37-72.
- Martin, B. L. (1991). "From Negro to Black to African American: The Power of Names and Naming."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6(1): 83-107.
- Masaharu, S. and Kushne, B. (1999). "Negro Propaganda Operations: Japan's Short-wave Radio Information Broadcasts for World War II Black Americans."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19(1): 5-26.
- Mullen, B. V. and Watson, C. (2005). *W. E. B. Du Bois on Asia: Crossing the World Color Line*. Jackson, MS: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Neils, P. (1990). *China Images in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Luc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Olson, J. S. (2001).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40*. London: Greenwood.
- Onishi, Yuichiro. (2013). *Transpacific Antiracism: Afro-Asian Solidarity in 20th-Century Black America, Japan, and Okinawa*. New York: NYU Press.

- O'Shaughnessy, N. J. (2005).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Weapons of Mass Seducti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Padover, Saul K. (1943). "Japanese Race Propagand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2): 191-204.
- Painter, N. I. (1979). *A Narrative of Hosea Hudson: His Life as a Negro Communist in the Sou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rlmutter, D. D. (2007). *Picturing China in the American Press: The Visual Portrayal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ime Magazin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Plummer, B. G. (1996). *Rising Wind: Black Americans and U.S. Foreign Affairs, 1935-1960*.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Powell L. and Cowart, J. (2012). *Political Campaign Communication: Inside and Out*. New York: Routledge.
- Robinson, G. (2006). "Internationalism and Justice: Paul Robeson, Asia, and Asian Americans." In Heike Raphael-Hernandez and Shannon Steen (eds.), *AfroAsian Encounters: Culture, History, Politics*, pp. 267-276. New York: NYU Press.
- Roman, M. L. (2012). *Opposing Jim Crow: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Indictment of U.S. Racism, 1928-1937*.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Shuyler, G. (1944). "Views and Reviews." *Pittsburgh Courier*, June 24.
- Simmons, C. A. (2006). *African American Press: A History of News Coverage During National Crise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Sullivan, M. J. (1994). "The 1988-89 Nanjing Anti-African Protests:

- Racial Nationalism or National Racism.” *The China Quarterly* 138: 438-457.
- Swetnam, G. (1956). *The Bicentennial History of Pittsburgh and Allegheny County*. Pittsburgh, PA: Historical Record Association.
- Taketani, E. (2014). *The Black Pacific Narrative: Geographic Imaginings of Race and Empir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Lebanon, NH: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 Taylor, A. (2014). *The Internal Enemy: Slavery and War in Virginia, 1772-1832*.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Von Eschen, P.M. (1997). *Race Against Empire: Black Americans and Anticolonialism, 1937-196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eatherley, R. (2013).” Human Rights.” In Chris Ogden (ed.), *Handbook of China’s Governance and Domestic Politics*, pp. 187-198. New York: Routledge.
- Weinbaum, A. E. (2004). *Wayward Reproductions: Genealogies of Race and Nation in Transatlantic Modern Though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Yu, R. (1995).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The 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 of New York*.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ropagandizing China's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o Black Americans:

Liu Liang-Mo's "China Speaks" Column
in the *Pittsburgh Courier*, 1942-1945

*Hsiao-Pong Liu**

Abstract

Scholar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China Speaks" column in the *Pittsburgh Courier* from 1942 to 1945 encouraged solidarity among Black American readers with war-time China, and that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column expressed the disappointment Black Americans felt with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regime's lack of attention to people of color.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ack Americans and Chinese at the time. It argues that although Black Americans and Chinese both pursued racial equality relative to Whites, Black Americans cared little about Chinese and some even supported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imitated white people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black people. Black Americans and Chinese did not have much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only found common cause after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hpliu@nccu.edu.tw

This study then analyzes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lumn's writer, Liu Liang-mo, and argues that the column's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s merely propagating the writer's own belief in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Liu's promotion of a friend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Black Americans was, in fact, a means to realize his own political ambition; hence, the column presented a distorted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attitude toward people of color. The column led Black American readers to misunderstand the real China and overestimate Chinese attention to people of color, thereby reinforcing their frustration with the Nationalist regime.

Keywords: China's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People of Color, Racial Discrimination, Liu Liang-mo, Soong May-ling, Chiang Kai-shek

